

近年来，笔者对东钱湖周边的瓦窑进行勘察，掌握了若干瓦窑遗存的第一手信息，其间，还多次走访东钱湖镇湖塘村的老瓦匠。

据这些老人说，早年湖塘村很多人家以烧窑制瓦为生，世代相传。由此推算，至少在清代，当地已出现砖瓦烧制业。到了二十世纪，在东钱湖沿湖周围建起了多座瓦窑，有湖塘下、大堰头、许家屿、象坎、郭家峙、韩岭、马山、上水、下水等地。鼎盛时期，光是东钱湖畔的瓦窑就有30座，如果将塘溪、咸祥

等地计算在内，东钱湖一带的瓦窑远不止这个数目。到上世纪90年代，随着商品房的兴起，砖瓦烧制业日趋式微，瓦窑有的废弃有的遭拆，据笔者统计，如今东钱湖周边只剩下8座瓦窑了。这些幸存于世的瓦窑，残垣断壁，一片衰败。

曾几何时，东钱湖凭借天时、地利、人和的优势，一跃成为宁波产瓦基地。当地群众利用东钱湖取之不尽的“千年湖泥”，烧窑生产了大量瓦片，通过被称为“黄金水道”的中塘河，源源不断地销往宁波及周边地区。

湖塘村瓦窑现状

湖塘村，因位于东钱湖的一条湖塘之下，当地人俗称“湖塘下”（毗邻王安石公园，10多年前该村全部拆迁）。与东钱湖其他村庄不同，该村几乎没有人从事捕鱼业，除了一部分种田务农，其余以烧窑制瓦为生。村庄周围原本建有许多瓦窑，至去年，仍遗留着5座瓦窑，它们位于村子西北方，散落在3000平方米范围内，每座相距10米左右，形成一个规模壮观的瓦窑群。

这5座瓦窑分布在小河两岸，均有不同程度的损坏。其中仅有一座瓦窑，主体结构以及瓦窑附属设施如石阶、烟囱等尚为完整。在瓦窑不远处干涸的河道中，停泊着10多艘与之配套的运瓦水泥船。船只虽已废弃，人们仍可从中间想见当年该地巨大的瓦片生产规模。

湖塘村当时在东钱湖瓦业界占据着老大地地位，传说中的“湖塘

赤壁”，就是借用三国时期“火烧赤壁”的典故，来比喻湖塘下烧窑火光冲天的壮观场面。瓦片品质上乘，加上运输方便，湖塘村一度成为宁波房管所指定的购瓦地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上世纪60年代，村里来了一位名叫杨永友的干部（东钱湖镇杨村人，后来担任鄞县县委常委、副书记兼常务副县长）。当年40岁左右的他，目睹曾经辉煌的制瓦业（当时瓦窑归大队所有），如今严重萎缩，深感惋惜。为了重振湖塘村的传统产业，帮助全村摆脱贫困，杨永友做村民思想工作（当时村民害怕割资本主义尾巴，顾虑重重），并从信用社里贷来300元，发动大家一起砌砖建窑，湖塘村的制瓦业再次兴旺起来。这些新建瓦窑一直使用到上世纪80年代末。

可惜的是，去年10月左右，湖塘村幸存的5座瓦窑，因开发建设需要，被拆得一干二净。

满窑密麻麻的藤蔓，与湖光山色融为一体。不久，我在附近又找到一座保存较好的瓦窑。这3座瓦窑彼此呈三角形，距离较近，我一一拍下它们的“相貌”。

从当地居民口中得知，正在建设中的下水江口工地边上，还有几座瓦窑。笔者沿着山脚河边的泥石路，深一脚浅一脚走了约半个小时，来到下水江口的最远端（二灵塔边上）。

穿过齐腰高的荒草，在一排矮平房的拐角处，很快发现了一座瓦窑。瓦窑与一间简易小屋相连，主体结构完好，窑门清晰可见，但进入窑内的通道已被封住，窑体表面多处裂缝，显然是长期废弃所致。沿着原路折回，又发现2座瓦窑。这2座瓦窑位于施工道路旁的树丛中，身处山坡，绿叶掩映，十分隐蔽。其中一座，窑壁几乎全部倒塌，只剩下一支完整的烟囱，独自矗立在树木深处。现场这3座瓦窑，均背山面湖而建，彼此间距不到100米。

这些瓦窑有一个共同特点：坐落在沿湖临水处，与水面的距离不足50米。之所以如此，是因为烧窑离不开水和泥，瓦窑邻水而建，便于运瓦、汲水。

下水村的7座瓦窑遗存，均建于上世纪70年代之后。当地村民介绍，瓦窑的所有权分别属于集体和个人。彼时，私人建窑已经悄然兴起，每座窑头由五六户家庭集资共建，一起烧制砖瓦。在生产落后的年代里，烧窑制瓦成为人们谋生的一种手段。



湖塘下最完好的一座瓦窑，现已被拆。（戴善祥摄于2018年）



塘溪大碧浦村“最美瓦窑”全景。（史宏摄于2019年5月）



史宏

下水村瓦窑现状

湖塘下村民说，下水、咸祥、大嵩、塘溪等东钱湖周边的瓦窑，都是仿照湖塘村建造起来的。

下水村，曾为东钱湖第二大产瓦基地。去年5月，笔者来到“十里四香”之称的下水村，对这里的瓦窑遗存做了一次摸底，发现共有7座瓦窑。同湖塘村相比，这里的瓦窑分布较散，范围遍及下水江口两岸。

笔者首先来到风景优美的下水湿地公园。经过一番打听，好不容易见到了传说中的瓦窑。乍一看，眼前这座瓦窑孤零零不起眼，与周边风景更显得格格不入。整座瓦窑被围栏隔离，又被高大的树木严密遮盖，只有窑壁暴露在外。为一探究竟，笔者爬上窑顶，拨开郁郁葱葱的树杈，这才发现一支完好无损的烟囱。瓦窑与一家商铺搭建在一起。若不是经人指点，还以为是一座长满草木的“山包”。

不远处，“山水一号”酒店的后面，有一块不大空地，被当地人辟设为自行车出租点。走到邻近的山脚下，有一道隐蔽窑门，简易的自行车棚依附在它，里面堆满自行车，窑门被牢牢堵住。听出租点人说，斜对面的纪家庄内，也有2座这样的瓦窑。笔者沿着环湖公路，兴冲冲赶到纪家庄。一位大嫂指着附近小山热情地说，她家旁边就有一座瓦窑。顺着大嫂的指点，在一排农舍50米外，见到一座几乎已被树木淹没的瓦窑。为了一览瓦窑全貌，大嫂家人带我爬到房屋背后的山上，换个位置看，终于看见一支巨大的烟囱，耸立山坡，上面布

东乡的“最美瓦窑”

所幸的是，在远隔几十公里外的塘溪镇，有一座建筑工艺和保存完好的瓦窑，它位于大碧浦村内的小山边，与通往象山的高速公路遥相呼应。

笔者来到那里，只见一座瓦窑矗立在山边，附近是开阔的稻田，远远望去，整座瓦窑非常壮观。经过实地测量，瓦窑下端直径约10米，上端直径约8米，高度约7米，顶部排湿孔直径约0.9米，烟囱高2.4米（下端直径1.5米，上端直径0.9米）。通过窑顶排湿孔窥视，内部用砖头层层砌成，交错递进，气势不凡，犹如一座巧夺天工的宫殿，令人叹为观止。据老一代瓦工介绍，这种砌法不用任何支撑，由下到上，

借助内部每块砖头相互挤力，只有到了接缝处，施以薄泥，并用石块塞紧，巧妙地堆砌起来，使整个内壁形成一个酒埕状，不至于轻易倒塌。也许是出于加固的考验，瓦窑身上绑着好几道钢丝绳，徒添几道“伤痕”。这座瓦窑建于何时，不得而知，但可以肯定，其建造年代应该晚于湖塘下的瓦窑。

这座瓦窑结构完整，堪称“最美瓦窑”。不仅如此，瓦窑旁边还遗留着当年的制作工场，40多平方米的地面上，堆叠有砖坯和成品瓦片，排成一列，整齐有序。据路过的老人说，2017年，邻村的人还在这里烧窑制瓦，原料主要采用附近大嵩江的江泥。

从“馒头窑”到大窑

据湖塘村人说，当地瓦窑最早是古代遗留下来的小窑，形制与后来的大窑相差无几，但尺寸要小得多，通常窑底直径约2.5米，高3米；前有窑门，高约60厘米，宽约40厘米。因其外形如馒头，当地人俗称“馒头窑”。

据《鄞州非遗大观》记载，当时鄞县地区有这种古窑100多座，范围遍及鄞江、洞桥、东钱湖、横溪、姜山等地。鄞县不少村庄以“窑”命名，如平窑、窑岙，至今尚存。

到了上世纪60年代，由于砌窑技术的进步，湖塘村在原来“馒头窑”的基础上，逐渐改建大窑，风靡东钱湖一带。

这种瓦窑，体形高大，外径约8米，内径约4米，外高约7.5米，内高约6米，窑门高约1.5

米，宽约0.7米，并配以巨大的烟囱。大窑比起原来的“馒头窑”，产量足足翻了6倍，一窑能产10万多张瓦片、3000多块砖头。

到了上世纪90年代，瓦窑相继关闭或被拆除。那些幸存下来的瓦窑，淹没在荒草野地之中，无人问津，而祖辈流传下来的烧窑手艺，随着瓦工们的老去，也将失传。

为数不多、幸存下来的那些瓦窑，承载着古人的匠心和智慧，无疑是浙东砖瓦演变史的“活化石”，更是东钱湖先民利用千年湖泥、造福于民的见证。矗立在东钱湖畔的瓦窑，具有无与伦比的独特美感，呼吁有关部门及时介入，妥善保护这些独一无二的文化遗存，将它们开发成为人文景点，好让更多的人留下记忆。

延伸阅读

宁波悠久的烧窑历史

据天一阁文献记载，地处宁波西乡的鄞江镇、洞桥镇一带的小溪江、南塘两岸，早在唐朝起，就开始制作砖瓦，距今已经有1200多年历史了，时间要远早于东钱湖。唐时宁波称明州，州治设在鄞江小溪，鄞江自然成为当时宁波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中心。

当时，西乡独特的地理优势，促进了制瓦业的蓬勃发展，并且一直延续到近代。相传，出

生于洞桥的清代著名历史学家全祖望，其祖上在鄞江百梁洞桥的江边世代以烧窑为业，全祖望从小耳濡目染，还曾有过这样一个故事。全祖望7岁时，有一天，被人挡住去路，非要他作诗，于

是，他脱口而出：“一缕青烟上碧霄，月里嫦娥鬓焦焦。天将差使来相问，十八太公烧瓦窑。”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西乡砖瓦业的发达程度。新中国成立以后，当地还有18座瓦窑，不过，西乡

传统以生产寺庙砖瓦为主，民用为辅，地处东乡的东钱湖，则以生产民用砖瓦为主（当时，由湖塘村对面的“鄞县地方国营砖瓦厂”生产砖头），两地相辅相成，共同构成了宁波东、西两大砖瓦生产基地。

至今，西乡洞桥的百梁村还遗存2座瓦窑，保存完整。不过，相比于东钱湖的瓦窑，百梁村瓦窑的尺寸要小许多。

瓦窑的结构和工艺流程

规则，中间再施以泥沙夯实；窑门用来烧窑添柴和运输瓦片出入；烟道被巧妙地隐藏在厚窑壁内，连接窑内和烟囱，烧窑过程中产生的烟气经过烟道流向烟囱；烟囱用砖块交叉叠成，用来向外排出废烟，促进柴木完全燃烧；石阶便于瓦工挑

水到窑顶的蓄水池；排湿孔位于窑顶中部，烧窑时用来帮助排出窑内砖瓦的湿气；蓄水池位于排湿孔旁边，呈环状一圈，上面铺泥沙。烧窑结束时，挑来河水注入蓄水池，使水慢慢渗入窑内，冷却高温中的瓦窑。这是烧窑中必不可少的一

道工艺，不然，难以烧制出“青砖灰瓦”。

烧窑这门古老手艺，靠的是代代口口相传。据老一代窑工说，每烧一窑周期通常为12天，主要有装窑、烧窑、灌水、出窑4道工序。当时没有温度计等工具，全凭祖辈传下来的经验和一双肉眼，判断烧窑的关键指标，窑内的温度及出窑的时间。正因为如此，瓦片的完好率只能保持在90%左右。



塘溪大碧浦村“最美瓦窑”局部。（史宏 摄）